



文学新观察

# 诗歌走向大众了吗？

霍俊明



移动自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得诗歌的生态发生了新变。而与新的传播方式相应，是诗歌与影视、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的跨界。由此，出现了诗歌的剧场化、音乐化、广场化、公共化的现象。代表性的有翟永明的诗剧《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居》、音画诗剧《面朝大海》、“第一朗读者”、交响音乐诗“女书”、“新诗与古琴”朗诵演奏会、“诗歌来到美术馆”、“外滩艺术计划·诗歌船”等。此外还有诗歌专题纪录片和诗歌微电影的出现。与此相关的是诸多与诗歌相关的话题：自媒体和公众空间下诗歌传播，余秀华等“草根诗人”现象，诗歌的“精英化”与“大众化”，诗人的社会身份，底层诗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以及不同渠道的诗歌批评标准之间的博弈。

这既涉及到诗歌的“新生态”又关乎新诗发展以来的“老问题”。

## 亟需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

在如今这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文学作为整体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欢化地热议与评鹭，但诗歌却是例外。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是诗歌和诗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和无端指责、攻击。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新诗，从没有类似情况发生在古典诗词那里。中国新诗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出现。即使从美学上谈论同一首诗，也往往是歧义纷生，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普通读者对诗歌和评论标准的疑问。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大众对诗歌的解读又形成了集体性的道德判断。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

都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公信力。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很多时候诗歌被置于社会公德和民众伦理评判的天平上。面对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新诗，亟需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

## 媒体对草根诗人的“形象塑造”需反思

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异军突起，言论自由和公民意识空前觉醒，曾经铁板一块的社会现实突然以碎片化的形式凸现在每个人面前。这些新奇、陌生、刺激的“现实”对那些企图展现“现实主义写作”愿望的写作者无论是在想象力还是在写作方式、精神姿态、思想观念上都提出了挑战。大众共享的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新闻和社会现实无时无刻不以直播的方式在第一时间新鲜出炉。这种新闻化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同一化思维方式，每个人在新闻和现实面前都患上了集体盲从症。现实的新奇也已然超出了写作者们的想象能力。由此，我们看到的就是对新闻和现实的“仿真性”写作。

随着自媒体以及大众化影像平台的参与，“由下而上”诗歌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甚至移动自媒体已经直接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和权威媒体发生各种效应。这种特殊的修辞方式通过极其真实的细节、画面和人物、故事重构了诗歌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大众”自媒体和公共媒体更多的时候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即使关注也是侧重那些有热点和新闻点的诗，而更多是将其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

时下自媒体以及其他媒体对草根诗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进一步甄别与反思的。一定程度上时代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反过来，如果一些诗人没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悲

剧性的命运以及能够被新闻媒体转换为点击率的文化资本，他们何以能够在一夜之间传遍整个中国（尽管不可否认其中一部分人的诗歌水平很高）？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常年默默写作的诗人仍然被公众和社会所忽视。

## “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构成了诗歌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而围绕着余秀华、许立志等“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评点这些来自社会底层、基层的诗人所表达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

2900个县城和300多座城市，3亿左右的读诗人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这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中现实的难度，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在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中，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在每一个诗

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

围绕近期被热议的“草根诗人”，我们看到专业诗人内部对其诗歌美学缺乏共识的判断。这既在于现代汉语诗歌传统自身建构的不完善且尚需时日，又在于一些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们的失语。从大众接受和大众批评来说，却是一边倒的叫好、点赞、喝彩。确实很多“草根诗人”的诗歌方式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当然一些诗歌中所体现的私人生活、隐秘情感和社会身份也满足了大众的窥私欲望。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阅读这些诗作，而更热衷于评判和发言。看客心理、围观意识、猎奇心态、窥私欲望都在草根诗人现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上演。这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诗人诗歌的尊重。而从媒体批评的角度看，显然诗歌之外的部分被放大了，比如余秀华被贴上的“脑瘫”“农妇”“底层”的标签。换句话说，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遭际”“故事”“苦难”“传奇性”正在成为“新闻标题党”的兴奋点和爆点。而媒体批评所选择的诗歌也是具有新闻话题性和符合眼球经济的。

如何维护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如何引导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不是沦为娱乐、狂欢和消费的事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新生态中亟待解决和正确引导的迫切话题。评价诗歌和文学应该是历史的、美学的、艺术的和人民性的融合的观点，而不是断然割裂并在一点上极端放大。无论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

## 土楼宣言

张胜友

环山聚气，风水兴焉；垒土成楼，客而家焉。客家故里，闽西永定。岁逢戊子，小暑黄经，魁北克城，一锤定音。土楼申遗功成，四海万邦扬名。

方方圆圆，气势轩邈，土楼巍巍，联袂娇娇。天覆地载，藏匿深杳，传世千年，东方古堡。傍溪洞洞洞森列，依山崖步步高，闻声山琅琅飘落，有农家怡乐陶陶。客自中原来兮，筲路蓝缕，万里迁徙路兮，水寒风萧。家从创业兴，耕商读而骄；文脉承孔孟，根基发舜尧。

噫！垦殖拓荒，固本农桑；振纲立纪，诗礼为上。聚族而居，共济图强；敦睦睦邻，相助守望。上下有序，尊卑幼长；后昆孝悌，祖德荣光。兴学有人兮，储才养望；登科人仕兮，公忠栋梁。舟楫踏浪兮，远涉南洋；商道泱泱兮，信达万方。

祖训族规，正己慎终；修撰谱系，缅怀宗功。五尺童子抱壁向隅兮，耻不言文墨焉；七旬老翁仁德持家兮，端从勤俭日隆。敬天知命，旷古烁今；齐家报国，积善修身。先贤有鉴，后辈负笈；穷不失义，达不戾张。耕读传家，百世流芳；文章华国，瓜瓞衍香。

天下事兮大道至简，土楼妙哉中华瑰宝！

祖训曰：“干国家事，读圣贤书。”

嗟乎！斯景斯楼，汀水流长。生生不息，永保安邦。百业兴盛，吾土吾乡也！



## 乡愁：真善美的眷恋

侯仰军

什么是“乡愁”？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现代汉语词典》对“乡愁”的解释是：“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说她深切，是乡愁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像味道一样随处飘散，不知不觉就会涌上心头：“唯有寒潭菊，独似故园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所以忧伤，是因为思念不得，又难以割舍，只有魂牵梦绕，甚至以泪洗面：“忽起故园想，冷然归梦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古人的乡愁，让今天的我们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乡愁，其实是对故乡的温馨回忆，包含着对家乡故物、故人的思念，对过往时光的美化，对真善美的持久眷恋和追求。故物，有山水、建筑、有美食、服饰，甚至家乡的一草一木。西晋文学家张翰系吴县人，他在北方做官，一天，看到秋风起而思念家乡的美食“莼羹鲈脍”，竟辞官归里。晚唐诗人温庭筠在旅途中看到“柵叶落山路”，心里想的却是家乡的“凫雁满回塘”。乡愁的力量，如此之大！

故人，既有故乡的亲人，也有故乡的朋友甚至街坊邻居。据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定都长安后，便把父亲刘太公接来同住。可太公却整天闷闷不乐。刘邦通过太公身边的人一打听，原来是太公思念故乡了。刘邦就仿照故乡丰邑的样子造了新丰城。只有故乡的建筑，依然化解不了太公的乡愁，因为太公更怀念的是故乡的伙伴。刘邦又把故乡的街坊邻居一并迁来，大家

酷酒卖饼、斗鸡蹴鞠，和在故乡时一样，太公这才高兴起来。

故物、故人，不仅仅是孤零零的物和人，更是两者结合起来的文化。故乡的方言土语、风土人情、剪纸年画、民间小调，特别是节日、庆典、歌谣、戏曲，都是游子挥之不去、难以割舍的精神寄托。“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旅次经寒食，思乡泪湿巾”，“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一首首乡愁诗，饱含着的是无数游子的思乡泪。

乡愁，更有对故乡过往时光的美化，而只有真善美，故乡才值得眷恋，才有乡愁。故乡的山水、建筑未必尽善尽美，亲朋、邻里之间不会只有鲜花和笑脸，如果一味放大生活中的不完美，不如意，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丑恶、痛苦，不仅没有乡愁，反而只有“乡仇”。秦始皇灭赵后回到故乡邯郸，不是感念于当年的故交，反而睚眦必报，大开杀戒，就是一例。

由此可以说，有无乡愁，也体现了一个人的胸襟。思乡的愁绪下，是一种美好而崇高的境界，是对真善美的永恒眷恋和追求。真、善、美，有人情之真、人性之善、人心之美，也有风物之真、风水之善、山川建筑之美。在当前现代化、城镇化风起云涌之时，保护好传统村落，留住“真”；留住传统村落里的原住民，留住“善”；传承好、弘扬好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留住“美”，才能留住我们的乡愁。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 集结令

郭良干

集结了。我们，是这样一群。我们的世界色彩斑斓，我们的心饿了，可以拿诗歌果腹解馋。我们离先哲很近，对经典的诵读与聆听中，灵魂也披上了光环。我们受过魔法师的真传，变枯燥为生动有趣，一点都不难。

我们观秦时明月，游历汉代江川。我们养人文情怀，感知古今冷暖。

我们志同道合、心存高远。我们追随圣贤，为了重塑经典；我们为海纳百川，但终要扬起个性的风帆。

由《小说选刊》杂志社和贵州茅台酒厂共同主办的第六届“茅台杯”《小说选刊》颁奖礼日前在京举行。叶广苓《太阳宫》、红柯《故乡》、王十月《人罪》获中篇小说奖，邓一光《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王方晨《大马士革剃刀》、蔡骏《北京一夜》获短篇小说奖，周李立《八道门》获新人奖。本届评奖增设微小说奖，游睿《父亲的证明》获奖，李伶俐《数学家的爱情》、赵明宇《俄刑》获提名奖。《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其格表示，获奖作家作品既是2014中国好小说，也是中国文学年度创作佳绩的缩影。

### 小说《抵达昨日之河》反思知青历史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举办的李伯勇长篇小说《抵达昨日之河》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品以批判和反思介入历史，呈现了一个知青向往融入乡村但最终失败的故事，同时也探索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乡村的面貌和农民的命运。与会的专家认为，作为一部书写20世纪赣南乡村生活的作品，小说同样强烈地传达出了21世纪行走乡村的思考。作者着眼赣南乡土的百年变迁和文化兴衰，原生态展现中国客家乡村的生存状态与风貌，塑造了真实感人的人物形象。

### 肖复兴新书《印第安纳速写》出版

作家肖复兴新春伊始推出了他的新作，《印第安纳速写》一书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作家聚焦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进行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与镜鉴，以求触及到这个美国中西部最富有代表性的农业州的深层奥秘和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吸收彼此有益的营养，引起相互借鉴的反思。其文笔轻松细腻，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又富于思辨色彩。书中有作者自己绘画的近百幅彩色速写，是一本图文并茂名副其实的印第安纳速写。

河南濮阳，古称澶州，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在其古城西侧，有一处红墙灰瓦的院落，门匾上大字“回銮碑”，亭中刻有《契丹出境》诗碑：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这就是“澶渊之盟”的主角宋真宗赵恒为纪念这次重大历史事件而作的五言长律。也是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唯一文字实物。诗的大意是说，我为担忧百姓的安全，亲率戎车到此巡边御敌。鲜明闪亮的军旗，寒光逼人的兵器。斗志昂扬的将士，令人侵略者仓皇北遁。黄河的坚冰代替了滚滚巨浪，轻快的管弦吹奏着胜利的喜悦。两国友好，边境安宁，和乐同心，生活幸福。感谢上苍的保佑，军队凯旋归去。

这首诗语言生动，感情真切，音节浏亮，气象光昌。不愧为诗中精品。特别是它从政治角度提出安定继好、和乐康宁的理想，立意正大，远虑深谋，不愧为王者仁义之师。题中的“出境”二字，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和政治考量，最为关键。却一直被忽略了。这里所说的边境，不是大唐全境。因为要去掉被石敬瑭割走的燕云十六州，只能以被周世宗柴荣北征契丹所夺回的宁、莫、瀛、易州为边界了。这个边境是对历史现状的承认，是一种务实的政治妥协的产物。此次和约的签订，为双方赢得了120年太平与繁荣。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时随行的学士杨亿也作了一首《奉和御制契丹出境将议回銮五言六韵》诗：

戎辂巡河右，天威警鬼方。五营开细柳，三令凛飞霜。氛祲消千里，声名耀八荒。灵旗风助顺，黄道日呈祥。偃革边关静，回銮海县康。欣陪从臣末，归拜奉高骧。

此诗赞美了王师的威武雄壮，讴歌了“偃革”康宁的和平景象，为这次

### 夜读札记

## 契丹出境诗 澶渊之盟的历史实证

周笃文



缔盟增添了一段佳话。

澶渊兵事，发生在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萧绰太后及其子辽圣宗耶律隆禧率兵20万，以收复瓦桥关（在雄县南）失地为名，深入宋境。一路斩杀，克祁州、陷德清，生俘宋王先知，遂抵澶州。京师震动，边书告急。部分主政大臣主张迁都以避风险。而寇准等则力言皇帝亲征，真宗遂决心亲征，麾卫士进餐，直渡黄河，登澶州北门城楼阅兵。远远望见御盖，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怖骇。加以契丹大将萧挈凛为宋兵伏弩射杀，军心动摇。遂派使臣至宋营议和。签订了著名的“澶渊和约”：辽宋订为兄弟之国，以白沟河为国界；归还已占之遂城及涿、瀛、莫三州之地；宋向辽方提供岁币白银10万缗，绢20万匹；双方于边境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从此以后，宋辽两国鸡犬不惊，相安无事，双方经济、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但对这个条约的签订，历来褒贬不一。或以为输币纳绢为辱国之耻。然而若从大中国与大中华民族观念考察，则不失为一个积极正面的决策。岂不知保持和平、开展互贸之红利又岂是区区岁币可比的。当时为朝廷减省军费支出每年就超过千万两，而十万白银不到军费支出的百分之一。

必须指出，此次和约的签定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辽方之萧太后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她最宠信的大臣韩德让，更是契丹化的汉人政治家。韩德让在太后支持下，大力实行汉法。选官任贤，不致泛滥。确定科举考试，清理滞狱，以致出现了狄空的太平景象。正是由于两方面的开明政策与合力同心，才造就了北宋中后期的繁荣安定和谐康乐的局面。

“澶渊之盟”影响深远，意义重大。1958年11月，毛泽东到河南考察，曾问及濮阳县委负责人：“濮阳还有北门楼吗？”可见真宗渡河登楼阅兵之壮举，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此前1945年9月，陈毅南下路过濮阳，也曾写了一首《过濮阳诗》：

我行未已过濮阳，驻马凭吊古战场。能御孤注寇军好，退避三舍晋文强。应知政事先军旅，岂有舍空谋道旁？夜谈坐对中天月，白杨千树放光芒。

陈帅在后记中说：“濮阳旧为晋文楚霸战地，北宋时澶渊会盟亦在其地。游览竟日，思古兴感。”可见兹事影响之深远了。